

尋覓貝克特

陳雄儀



像繪特克貝

活著的作家中你最崇拜那一位？去年冬紐約時報書評就教一羣德高望重的作家時，山繆·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以絕然多票脫穎而出。

然而他的作品在圖書館、書店裏却未隨之興起熱潮。生於都柏林，如今七十出頭，這個諾貝爾桂冠得主的作品是出了名的難唸。他主要的成名作是「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其中晦深莫測的意義跟戲劇性的衝擊力同樣名傳遐邇。而他最易着手的兩本小說，「墨菲」(*Murphy*)和「瓦特」(*Watt*)，根本沒有情節之趣。他跟喬埃斯(*James Joyce*)交遊甚篤的這段往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可是也因此讓人覺得他有僻冷難及的嫌疑。他從中年開始，習於以法文寫作、出版，把作品翻成英文僅當作是一種餘興節目，這同樣也叫人覺得他遙遠不可親近。

貝克特絕少與讀者打交道。他作品中經常爆現哈布萊式(*François Habelais*)的興高采烈，當我們與他同聲大笑之際，生出一種異樣的夥伴親情——讓我們親近真正的山謬·貝克特。可是在表面上，他毫不熱衷個人接觸。深居簡出，規避晤訪，不作提倡文藝的巡迴演講。他以冰冷的客氣通告即將提筆的傳記作家說，他不會幫忙，也不會阻撓，(你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七十年代之際，源源不絕的好意湧入他的巴黎寓所——莫斯特(Zero Mostel)要把「果陀」拍成電影，E赫松(*Estelle Parsons*)和溫特斯(*Shelley Winters*)想要自充主角上演此劇——得到的回答生冷得很：「一百個不。」再說到替他拍照的良機，簡直就是一場災難。他從書皮上瞪視出來的面孔都是咒詛的惡像與暴怒，那不言的面容正恫嚇著：你不要來惹我。

貝爾夫人(*Deirdre Bair*)的「貝克特傳」(*Samuel Beckett: A Biograph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5)是一本腳踏實地的傳記。旨在將貝氏一生大小事蹟帶到讀者眼前，促進貝克特與讀者間的公共關係。她在序言中明言，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去唸貝克特的小說，看他的戲劇。」她確信，要能達成此一願望，當今批評家必須揚棄黨派之見。她宣稱，在過去，「貝克特的詮釋者不從事穩健、負責的學者工作，却代之以他們自己繁采的頭腦體操，造成的研究成果，多顯作者們的心思，少見貝克特的寫作本身。」結果，「批評詮釋的事實基礎」，以及置其詩、小說、戲劇於「貝克特日常生活架構之中」的繩法，仍付闕如。唯當事實的基礎穩固之後，作家才能栩栩如生。也唯有把這個作家栩栩如生的深刻印象傳達出來之後，廣大的讀者

才會轉顏相顧。至今尙無一本符合此一標準的貝克特傳記。

此說似在論理，實則意有所指。貝爾夫人雖未說名道姓，却也顯而易見地將她對頭腦體操家非難之詞，指向開南（Haugh Kenner）所著的 *Samuel Beckett*。此書之批評研究堂皇富麗，漂亮地曲合了貝克特的心思，可是對日常生活，此書却置之罔然（開南從第一頁開始就飛騰起來了，以理論家與語言學家自居，在貝克特的嬉情中，拉丁文之，民俗演繹之，又關妙語之，喬埃斯再造之；在兩百頁中他觸及貝克特生活細節者約共有三次之多。）而事實昭然，貝克特的生活、苦難、成功，絕非毫無人性可觀之處。他力圖駕馭寫作技巧，力爭社會認同的故事必然十分感人。可怕的內在外在障礙都要超越。而且，貝克特顯然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天賦俱有一大堆不屬於文藝的技術與胃口，多得把三教九流的人都給迷住了。對一個有心擴展讀者羣的傳記作家同樣有所助益的一件事實是：貝克特有個性。在他一生中有許多樁事——貝氏本人一樁都未曾公佈——可茲見證他擁有才氣之外的天份：勇氣，慷慨，榮譽心。

貝爾夫人探討這些優點，不遺餘力，訪問數十位作者的朋友，從中抽取資料，亦取材自貝克特寫給馬格里維（Thomas McGreevey）的數百封信函。馬是詩人，批評家，學者，於一九二八年在巴黎結識貝氏，「終其一生為貝克特的唯一摯友。」（當然，曾與貝克特同居數十年而終於一九六一年與其結婚的蘇珊娜（Suzanne Deschevaux-Dumesnil）又另當別論。她曾長期捍衛貝氏幽居之清靜，並身兼其文學經紀人；夫婦至今未有子女。）

書一開始，我們得見未來的藝術家小貝克特已與家人齟齬頗深。貝克特的父親是一位生意興隆的營造商，早已曉得小貝不會接掌他的公司，却也一直盼望其子做些體面之事，像做個教授啦，但期望始終落空，使他震怒不已。（貝克特確有一度在其母校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當講師，以法語授課，可是他對此教職甚為不屑；繼而浪迹歐洲多年，終於一九三六年永久定居於巴黎人羣居的波西米亞社區。）他的母親一生冰凍在英國國教之中，得知其子獻身文學，火冒三千丈。終年不斷的告誡他要光耀門楣。在老貝克特去世後，還數度停掉其子的生

活費，有時也會裝病裝瘋的，想要讓她兒子自悔前非而改過自新。

職業選擇上的歧見並非家中親子衝突的唯一原因。「不可名狀者」(*The Unnamable*)作者的幼年即已顯露出那種滴水不透的特性，簡直把他母親給氣瘋了；她常常打他。這種痛苦萬狀的關係一直未見改善。貝克特三十五歲左右時，金錢不濟，只得中斷了一個心理分析治療，要是不中斷的話，對他的心理可能會強化不少。數十年來他也斷斷續續的身受許多疾苦(囊腫，疔瘡，顫抖，)更不用說那種排山倒海似的罪疚感了(他母親對他那種放浪形骸的唯一慰藉。)一個疏離人羣的藝術家身受的苦痛，其中精華之處一旦公諸於世，就像貝克特這個實例，人性的光輝昭然如日月；貝爾夫人之傳記功不可沒。

她的書中也精采的關照到貝氏作品出版時所遭的折難。多年來，就連吸引住一小撮讀者都似乎困難有加。「墨非」這本貝克特本人都認為是娛樂性頗高的書，四十二度遭拒；而出版商的通知單上貝克特已習於看到他一本書的年銷量約在兩本左右。本該對他助益良多的友誼也終於變質：喬埃斯的神經病女兒誣告他虐待，而被趕出巨人的家宅。

歡樂的來臨都像曇花一現，惡運却追隨不捨。多虧詩人批評家李德(Herbert Read)先生多方奔走，「墨非」終於找到了出版商。然而，此事之後還不到一個月，貝克特就遇刺了，險些送命，某晚看完電影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個跟他要錢的皮條而遭其毒手。此皮條名叫普魯東(Prudent)：法庭上，坐在普魯東旁邊，貝克特忍不住悄悄問他說，我到底是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啊？普魯東提起肩膀，作了個高盧式的聳肩，毫不關心地答道：「我不知道。」即使當他的名聲流傳國際時，惡運仍連連不絕。有一個代理商把貝克特的原稿賣給美國大學時，大大地騙了他一把。「果陀」第一次製作演出前的預演幾度流產，三批演員連續拂袖而去。「噯！加爾各答」(*Oh! Calcutta!*)的製作人問他要「一筆資助費」之後，刪改了劇本，詆毀了作者的精

神。

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傷心事。假如貝克特天生無能，心神脆弱，是那種典型的神經衰弱之人，他那因頓

之境倒也讓人讀來不足為奇。但是，事實上，他根本不是那種典型的人。貝克特年輕時，風流倜儻，傾倒不少女人；絕不是一個窩囊的廢物，他十足像佩劍的俠客，狂放不羈，常駕摩托車風走雲行，搞出些禍事，貝爾夫人說得好：

貝克特駕著他父親的史維夫特跑車在三一學院亂轉，但卻風采絕倫。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靈巧手臂換擋，左右傾側整個上身以應急轉之勢。他把掀按喇叭之聲譜成一種音樂的藝術，閒逛停車場時絕妙地揉合了數學與舞蹈的精美，偶爾於彈指揚眉間也滲合一點最流行的喜劇動作。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常落腳的酒館消磨了好幾個鐘頭之後，貝克特駕車闖上瑪莉安廣場（Merrion Square）邊的街道，這回沒有平常那麼得心應手……史維夫特跑車突地一剎，又衝了一段，才停在一位都柏林的名人前面，只差幾寸。此人物乃西儀法官（Judge Eugene Sheely），正在街上散步，躲避他太太一週一度的「禮拜四之夜」。

年青時，他玩起來真是一流的。諾貝爾得獎人中唯獨他在板球年鑑上佔一席之地（左撇擊球，右撇投球），高爾夫、拳擊、橄欖球、網球、撞球、西洋棋、橋牌，也都樣樣精通。寫作生涯似乎面臨絕路的時候，他的念頭不像一般人一樣轉向保險業或是會計師之類，他的念頭轉向航空或拍電影（他曾寫信給愛森斯坦 Eisenstein，毛遂自薦為學徒；結果石沉大海。）從少年時代開始，他對一切超等的娛樂都有興趣——喝酒、歌唱、打油詩、鋼琴合奏、卓別靈、勞萊與哈臺……

再說一遍，他是個個性突出的傢伙。戴高樂曾授予他一枚金星十字勳章，獎勵他在納粹佔領下的英勇抗戰事蹟。他力助貧困的故事也層出不窮——包括流浪漢，判刑的殺人犯，有難的紅十字會看護等等。顯然他不願道貌岸然地生存於世。要過藝術家的生命，即意味著將整個家庭的責任擲託在他哥哥法蘭克的肩上。他對英國國教派的人士冷漠有加，常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然而，貝爾夫人的資料中顯示出貝克特很難忘懷過去因「必要

「的自私而造成的傷害。他在感情上多所保留，但在財物上却絕不吝嗇（其諾貝爾獎金都拿去資助年青的藝術家、畫家、印刷者、學者，再不然就是資助「新實驗戲劇」，有一部份拿去跟都柏林老道友在巴黎宴飲掉了。）總括言之，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充滿人性的「人」，受困於退隱、疏離的本能，可是本性詼諧、熱情、勇敢。雖然「貝克特傳」的序文中立言此書旨在把他的生活與作品相互連綴，這本傳記自始能把握住貝氏人性的一面，可圈可點，讀來令人振奮不已。

序文中的那段立言，當然是貝爾夫人的第一要務。她建立起十數處可觀的連綴，例如，貝克特居留倫敦的生活跟他的第一本小說「墨非」之間的關係，因為此書即以倫敦為背景。在此書的中間數章裏，主角在一家精神病院當看護；貝爾夫人指出，貝克特常造訪雪莉一家精神病院的一位駐院心理治療醫生。故事結尾時，我們被帶到圓湖（Round Pond）邊看風箏；貝爾夫人引證說一九三六年秋天，貝克特也曾在那兒放風箏。「墨非」一書中詳盡地描述一個叫做「老孩童」的臥病人物，對其床舖四周的景像刻劃得簡直就像勘測地形一樣仔細；貝爾夫人也指出，貝克特居留格楚街（Gertrude Street）時，觀察過一位鄰人，十分吻合「老孩童」的描述。大體說來，「墨非」書中所發生的事情可一言以蔽之，這位書名人物「搬離布朗頓西區，搬進他的思想之中」；貝爾夫人再度指出，此書寫作中，貝克特曾到泰維斯多喀診所聆聽楊格（Jung）的演說，演說中談到病人「完全陷入潛意識中，成為此狀態下百分之百的受害者。」

「等待果陀」中也有許多雷同貝克特生活細節者。貝爾夫人堅稱，弗拉底密（Vladimir）與愛斯差貢（Estragon）間古怪離奇的交談多來自貝克特與蘇珊娜間的對話。貝蘇兩人用一種雜耍式的行話交談，「似乎貝克特把他們之間的會話一字不漏地搬進『果陀』之中……」。當貝克特與蘇珊娜兩人所築的防線被人攻破之後，他們逃離了巴黎，從里昂（Lyon）徒步一百五十英里到弗各律舍（Vaucluse）的一個小鄉村。貝爾夫人認為劇中漫無目的的流浪乃源於此次遷徙。

在往胡西翁（Roussillon）的艱辛緩慢路途上，他們輪流以甘言懇詞誘勸對方，因為雙方輪流地感到絕

望，認為走不到旅程的終點。在「等待果陀」中，弗拉底密與愛斯差貢也依樣畫葫蘆：

第：走過來讓我抱到你。

愛：不要碰我。

第：你要不要我走開？……

愛：不要碰我！不要盤問我！不要跟我講話！留在我身邊。

心儀貝克特的讀者唸到這種訴諸作者生活的段落莫不興味盎然。有人引證「馬隆死了」是貝克特最具自傳性的小說：貝爾夫人也力言「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乃自傳性極高的劇本。此種說法雖十足迷人，但終究值得商榷。對於不同的作家，生活的經驗對作品有不同的意義，因此批評家與傳記家實應尊重作家的態度。費滋哲羅(Fitzgerald)與蓋次比(Gatsby)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可以把握得住；而貝克特與他作品中的英雄，只能說鮮有對稱之處。貝克特的焦點所凝聚的是一連串內在世界的問題：語言是什麼？意識是什麼？我們知道什麼？之外是什麼？在如此專注的內向化之後，人、地、事、物，都漸漸地消退，剩下來的是每一個人頭顱之內的世界。

貝爾夫人的傳記最惹人非議的地方，就是極力把貝克特的實際生活與其作品中的段落強作媒合。她的缺點在於未能顧慮到貝克特作品中非具象化的心智活動。然而，其缺點也正是其優點——到目前為止，以事實建基，以生活為經緯的貝克特傳記，這還是第一本。貝克特那種滴水不透的防衛也終於被貝爾夫人六年艱苦奮鬥所攻破。此書是貝爾夫人於賓大的博士論文。(取材自：Demott, Benjamin, "In Search of Beckett," *Harper's Magazine*, July 1978, pp.85-88.)